



爸爸 安徽合肥 沙毅

百味·纪念

2023年4月4日对我们家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是个黑色的日子！那天凌晨，我被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在电话中，妈妈哭着说：“孩子，天塌下来了，你爸爸走了。”妈妈告诉我：“昨天你爸参加单位体检，他中途突然摔了一跤，哪知睡到半夜身体不适，就这样匆匆走了。”

爸爸沙宗复出生在肥西县小庙镇，他在两岁时，父母就先后离世，他是在爷爷奶奶，也就是我曾祖父和曾祖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曾祖父是当地方圆百里的名老中医，他秉持医者仁心的精神为乡亲们看病，遇到家庭特别困难的病人，就免收医药费。家住高刘镇的刘婶结婚多年没有怀孕，四处求医没有治好。后来她听说曾祖父医术高明，就寻来请他治疗。那时刘婶家经济非常困难，曾祖父知道她家情况后，就减免她的医药费，经过近两年的治疗，刘婶得以怀孕，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刘婶为了表达感激，每到过年时就给我曾祖父母送来她亲手做的鞋子。在我小的时候，爸爸常给我讲这件事。

也许受曾祖父对医术精益求精的影响，爸爸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追求完美。他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很优秀，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外贸工作，在单位负责中国画的出口。他对中国画的真伪、艺术成就、价值等方面业务知识努力学习、潜心研究，成为评价中国画的专家。他对画作所作的评价深得外商重视。有的画家为了得到他的好评，送画给他，他一概拒绝。他对我说，拿了人家的东西手短，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收了人家的画，还能对画作出公正的评价吗？专家还能成为专家吗？在金钱面前不能动歪脑筋！他还给我讲了他单位一位同事的教训，那个同事把将要出口的一幅名画换作赝品，后来“调包”被发现，被判刑。他为同事感到惋惜，一步走错，万劫不复！我现在回想他讲的话，还历历在目。

1984年，黄山书社成立，这是一家以出版古籍读物为主的出版社，急需人才。爸爸作为人才引进，来到黄山书社担任总编辑。他来到出版社就把身心全部投入到审读书稿和培养年轻编辑的工作中。白天在单位看书稿，晚上又把书稿带到家里看。他对编辑的要求很严格，言传身教，希望他们能尽快成长起来。现在已经是出版社领导的一位同志回忆说，当年她刚进黄山书社时，为了保证质量，对书稿编辑仔细又仔细，生怕有差错，书稿编辑完成后，送到沙总编那里，沙总编在第一页就发现了差错。编辑们都夸沙总编有一双“火眼金睛”，这双火眼金睛，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另一方面是他长期的知识积累。从我记事起，在家里就没有看到爸爸闲过，他除了吃饭睡觉，不是看书稿、看书，就是写东西。在爸爸的书房里，他的著作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橱里。其中有：《汉书补注》10卷，《宋弘董宣阳球传》《诸葛亮庞统传》《李鸿章诗文集》《善于谋国而不善于谋身的郭崇韬》《略论宋濂的理学思想和文学主张》《历史文化名人戴东原》《他们如何评论李鸿章》《李鸿章与马关条约的签订》等。爸爸在黄山书社工作了16年，2000年退休。他和妈妈一直住在出版局大院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老楼里，没有电梯，建筑面积才70多平方米。社里评职称、评优秀员工，他一让再让，还跟社长说，不要因为他资格老，每次都想到他，要让年轻人上。爸爸走了，尽管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金银财宝，但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他留给我的其实很多很多。

家常饭 辽宁本溪 夏学军



百味·随笔

顾名思义，家常饭就是家里常吃的饭菜，通常都是很朴素的，晚餐也不过两三个炒菜，外加米饭，甚至很多人家的餐桌上简单得没有一碗汤。

相比家常饭，馆子里的各色菜品简直可以用华丽来形容。美食街上的小吃争奇斗艳，热闹的人群和空气里混杂的香气刺激着我们的味蕾神经。小区附近的小馆子透出俗世烟火气，亲切和熟悉的味道总让我们欲罢不能。高档饭店更是无需多言，高级食材被大厨精心烹制，加上讲究的摆盘，与富丽堂皇的饭厅相得益彰，未等品尝，便已被它们征服。

有了值得庆祝的事情、喜事、高兴事，就会找一家饭店欢聚一番。家里当然也能庆祝，但我们总觉得家常饭过于简单，再怎样用心烹制外观也是俗气的，好像和如此喜庆的事情不般配似的，喜事，必定要隆重些才能和膨胀的兴奋心情相匹配。

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在外面受了委屈、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绪低落、心情糟糕的时候，无一例外会选择回家。米粥上慢慢升起的暖烟，一盘滋味清淡的小菜，在餐厅橘色的灯光下，安安静静地吃下去。这种感觉就像人生得意的时候希望有人关注，失意时却喜欢独自一人悄悄哭泣。

小的时候，我总是埋怨母亲做的饭菜不好吃，百年不变的菜谱，百年不变的味道。慢慢

地长大了，我仿佛越飞越高的风筝，但是总有一根线牵扯着我不偏离方向，这就是母亲做的家常饭。在吃遍了各种山珍海味，几经世事人情后，在无数个令人心寒的大事小情里，慰藉心灵的，还是母亲那些百年不变的饭菜香，当然还有母亲那略显唠叨的安慰话语。

很多时候家常饭不仅仅是果腹，它让我身上变暖，心变得安定，它给我重新奋斗的动力，它让我不忘初心。

人这一生起伏跌宕，犹如一碗浓汤由平淡到沸腾，再由沸腾到平淡。其实追求也是如此，源于平常，起于不凡，陷入庸俗后，回归于朴素。也如同我对食物要求的渐变，从清淡洁净的饮食开始，到浓油赤酱，再到各种新奇刺激的口味，渐渐发现所有的饕餮盛宴都不过如此，暖心暖胃的还是家里平常一碗粥。更像我们对家的态度，从最初的依赖，到逐渐寻找摆脱的出口，兜兜转转尝尽酸甜苦辣，才发现淡淡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人生真味都藏在简简单单的家常饭里面。

只要有家在，那一桌家常饭永远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转身。那岂止是一桌简简单单的饭菜，分明是家的温度，是爱最真切的表达。

百味·岁月

老街如玉

安徽池州 侯朝晖

我是在一个春天午后走进老街的。老街已被繁华、气派的新街深深藏在身后，不轻易寻得到。就像先前大户人家将自己心爱宝物藏在家里的隐秘处。老街，是殷汇老街。因秋浦河流经此处，在三国以前，这里是个繁华的渡口。相传，当时有几家殷姓茶楼酒肆供来来往往的客商汇聚歇息，因此得名“殷家汇”，后简称殷汇。明朝嘉靖(1522年至1566年)年间正式建镇，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设过行政公署。走进老街，突然有了个奇怪的想法：觉得老街像玉，一块古璞的玉，在时光深处浸淫已久，遍体裹着厚厚的岁月包浆。

从街头的巷口斜插而入，脚步便踏上了老街。我和老街，都被笼罩在煦暖的阳光里。安静，祥和，压根儿都没有新街的喧哗。三两个居民在各做各的事，显得悠闲自得。偶尔有人用眼光打量一下我，不惊不喜，表情淡然。一条小黄狗从一扇门里冲出来，迎向我不停地摇晃尾巴，热情而友好。

老街曲折折的，最宽处大约丈许；也不长，只有几百米。沿街仍遗存一些旧时的店铺、街坊、民居，基本上呈明清时期的徽派风格。木质结构，穿枋框架，带阁楼，马头墙，粉墙黛瓦。由于风雨的侵蚀，一砖一瓦都打上了时光的烙印。墙缝里深绿的苔藓，瓦楞上摇曳的青草，似乎在向我诉说着什么……“商船泊岸如鳞次，昼夜人流似海喧”。曾几何时，老街是何等的繁华、荣光！那时，街上居民以经商为主，有130多家商铺。街上店铺连成一片，河中帆船川流不息。据传，康熙皇帝南巡途经殷汇，目睹老街之盛况，感慨不已，御笔一挥，写下：“日望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珠”。因此，老街又有“金銮殿”之美誉。

这块古璞的玉，同时也是温润的。如果用心轻轻去触摸它，会感觉到既有一丝丝沁凉，又有一丝丝温暖。虽然在社会的变革中，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老街没落了，萧条了。但它给我们留下来储存记忆的“内存卡”，让我们有了可以追寻、回味的去处。——那就是位于老街的供销社博物馆。

供销社博物馆是由一幢二层老楼改建而成的，里面收集、陈设的展品，是20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生产、销售的老物件，品种繁多，五花八门。跨进馆门，记忆的闸门恍惚也一下子打开了。它给我带来童年时的温馨回忆。我在一件件展品前徘徊着，拾掇一块块旧时光的碎片。一张年画，会给新年带来多少喜气！一匹花布，会让节日的童年增添多少快乐！一盏煤油灯，照亮了多少乡村的夜晚！一个带有磁吸扣的塑料文具盒，会吸引小伙伴们多少羡慕的目光！一盒香脂，一块手帕，是多少少女的梦想！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是多少新娘梦寐以求的嫁妆……如今的新街，宛若一座新兴的城镇。车水马龙，繁华热闹，欣欣向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认为？新街，是老街的完美嬗变，华丽转身。

我走出老街，登上秋浦河的岸堤。放眼望去，一河春水，看似波澜不惊，实却暗流涌动，缓缓流向青山如画的远方。我忽然想起一句古诗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